

中國傳奇

第廿八冊
藝林趣談

中 國 傳 奇

藝林趣談(四)



編著者：本 社 編 補 部
主 編：姜 淩 社
出版者：莊 嚴 出 版 文
發行人：鄭 恵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
經銷處：明 道 書 局
地 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 話：八三六八三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 撥：13295140 明 道 書 局
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
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傳奇

目 錄

王磐	三
嫁女	三
火鳳凰	六
黃道周	六
題匾額	一七
陳洪綬	一七
八尺關羽像	一三
學府臨畫	一五
一筆不施	一八
傅山	一八

夜宿	三三
一字之師	三六
一幅小畫	三九
美中不足	四五
八大山人	五八
哭之笑之	四九
石濤	五一
野草圖	五二
鄭燮	五三
鄭板橋寫匾	五五
大肉舖	五六
一根扁擔	六二
贈畫寄情	六六
題字譏皮三	七一
潑墨濟貧	七三

畫燭	七八
竹林	八一
賣畫告白	八三
焦山賣畫	八九
怪叟騙畫	九四
六根清淨	一〇二
奚落縣官	一〇九
設宴認師	一一〇
曹雪芹	
平湖秋月圖	一二八
複製「春牛圖」	一三〇
何紹基	
這才是你的「何」字	一三七
何字不易求	一四四
山村野店寫招牌	一五二

邊壽民

評畫

書畫趣談

袁倩巧繪妃王妃 一六五

張僧繇畫嘲閣立本 一六六

神筆鎮惡龍 一六八

李白飛筆成字 一七一

范仲淹的畫像 一七三

神畫家李梅溪 一七七

醉漢畫天罡 一八四

施耐庵畫濟貧 一八八

張照題屏 一九四

趙之謙「立此存照」 一〇一

畫意 一〇四

吳昌碩從石鼓文悟畫 一〇九

目 錄

王磐

約西元一四七〇——一五三〇年。明代散曲家、畫家。字鴻漸，高郵（今屬江蘇）人。少時薄科舉，不應試，築樓於高郵城西，與當時文士談咏其間，自號西樓。詞曲警健，爲時所重，善畫。有「王西樓樂府」、「野菜譜」。





嫁女

明朝正德年間，高郵出了個畫家，叫王磬。他畫畫的地方，叫西樓，就自稱王西樓。傳說王西樓畫畫的筆是枝仙筆，畫出來的畫有神呢！

王西樓中年喪妻，只有一個獨生女兒，叫青貞。那年，青貞要出閣了。夫家是城裏一家有錢人家。王西樓家裏清寒，辦不起嫁妝，想來想去，決定把自己畫的畫算做陪嫁吧！

王西樓把這意思跟青貞一講，青貞倒蠻樂意。王西樓一時高興，又在西樓上畫了一幅「蟬竹圖」，一并裝在箱子裏，送給女兒作嫁妝。

到青貞過門那天，她婆婆一看青貞的嫁妝，氣死了，說：「王西樓嫁女，畫多銀子少。要這些破紙幹什麼？倒把窮氣帶來了！」說着，就把畫朝灶洞門裏塞。

這事被青貞聽到了，急得不得了。新娘子又不作興跑東跑西的，只得叫伴娘去看看，伴娘跑去一看，壞了！畫都被塞進灶門裏去了，只剩一張還不會燒着，她趕緊搶回來交給青貞。青貞一看，就是那張出嫁前才畫的「蟬竹圖」，就不聲不響地收了起來。

三望一過，青貞就把這幅畫掛在房間裏，小兩口處得蠻好。新官人看看那幅畫，有幾根青竹子，有幾根已熏黃了，有根竹竿上，還爬着個知了，就像活的一樣。新官人問青貞：

「那幾根竹子怎麼發黃的？」

青貞說：「怕是給灶火熏黃的。」

新官人一聽，才相信是神畫，說了：

「這麼好的一幅畫，掛在房裏多不當。」

說着，要把畫掛到堂屋裏去。哪曉得，青貞婆婆不答應：

「畫的東西真要是活的，有一節竹子我磕一個頭！」

青貞怕婆婆又把它燒了，只好把「蟬竹圖」仍掛在房裏。有一天夜裏，小夫妻倆睡在床上，忽然聽到畫上有「嘒嘒嘒」的聲音，就像竹子被風刮一樣。

小倆口爬起來點着蠟燭一看，怪了，那畫上的竹竿，影影綽綽還在搖晃，再一看，那知了也換了地方。青貞心裏有數，因為她是看着自家父親畫的。畫的時間，這個知了是畫在竹梢頭的；這會兒，知了到了竹根頭上了。小夫妻倆這下留意了，輪流朝着「蟬竹圖」望，兩天一過，小夫妻倆明白了：這個知了會報時，那根竹子剛巧十二節，知了每過一個時辰就爬一節。

青貞忙把這事告訴婆婆聽，她婆婆還是一百個不相信：

「要是它能報時辰，我數過了，這幾根竹子總共四十九節，我就磕七七四十九個『四方頭』！」

聽了這幾句話，青貞氣得當天夜裏沒睡着覺。到了半夜，只聽「蟬竹圖」上「劈啦」一聲，她嚇了一跳，剛爬起來，又是「劈啦」一聲，是竹子炸開的聲音。

再一聽，又像有知了飛走的聲音。她朝窗子外一看，院子裏一片火光。不得了，家裏失火了。小夫妻倆拼命死喊，幸虧喊得早，救得快，火才沒燒起來。

第二天，青貞把這事一說，她婆婆就叫人把畫掛到堂屋裏來。大家一看，一點不假，那畫上有兩個竹節已經像被火熏得裂開了。那隻知了又飛了回來，還爬在竹竿上。這下，她婆婆終於相信了。

從此，高郵就傳下了一句老話，叫「王西樓嫁女，畫（話）多銀子少」。

火鳳凰

王西樓出門總喜歡雇一條小船，水上行行，岸上跑跑，乘便觀賞古運河兩岸的美麗景色，正好歇腳。

有一回，他乘船去揚州，船到八里松，便登岸步行，走到一棵大松樹下，有一塊大青石茶喝。牧童說：

「請你稍等一下。」

不一會，牧童便端來了一碗豆殼子香茶。王西樓喝了很解渴，便與牧童閑聊起來。原來牧童是替財主家放牛，有時碰到下雨，渾身上下淋得濕透，回到家裏又無衣可換，還得挨打。

王西樓很同情，問他能不能找些紙和墨來，牧童搖搖頭。王西樓從自己身上找了一張小

紙，便叫牧童找點鍋墨灰來。一會兒，牧童找來了。

王西樓將鍋墨灰放在碗底子裏，用筆蘸了些水，調了調，便在紙上畫了一隻叫蚰子和一片豆葉子。畫好了，又摘了幾片真豆葉子在畫上擦擦，將畫送給牧童，說：

「你每天早上看一下畫，便知天時了。如果叫蚰子登在豆葉子的上面，就是好天。如果叫蚰子鑽到豆葉子的下面，天就要下雨了。」

王西樓說完，便乘船走了。牧童得了畫，回去將畫藏在睡席的下面，每天起來，都要先看一下畫上的叫蚰子。果然，在上面，便是晴天；一到下面，便是下雨，非常靈驗。

有一天，財主家正忙着晒場，牧童頭戴斗笠，身披蓑衣牽着牛從場邊經過，晒場的人看見了，都好笑，便問他：

「今天這麼個大好天，你怎麼帶蓑衣斗笠啊？」

牧童說：

「馬上要下雨哩！」

這話被財主聽到了，他抬頭看看，東邊紅通通的，萬里無雲，便眼睛一瞪說：

「做你個大頭夢，明明是個大好天，哪兒來的雨啊！」

牧童挨了罵，也不跟他爭，牽着牛走開了。

不一會工夫，忽地一陣狂風，天空烏雲密布，又是雷又是閃，「轟轟」地下起大雨來了，滿場糧食也沒來得及收，被衝得東流西散。這場雨一連下了兩天兩夜，直到第三天早晨，天還是黑沉沉的。

財主急得團團轉，不住嘆息：

「天再不轉晴，就倒霉了！」

這時牧童又牽牛從場邊經過，却說：

「今天倒是好天，你們不碾場？不把糧食晒晒，反而楞着做什麼！」

財主一聽，火冒八丈，開口就罵：

「你懂個屁，這麼沉的天你叫我晒場，存心想衝我的家呀！」

牧童只是笑笑，也不跟財主爭，牽着牛走了。

天到小午，果然雲消霧散，烈日當空，財主又要長工們七手八腳碾場，晒場，又將糧食一籮一籮的往外扛。

就這樣，一連幾回，晴天、下雨都被牧童說準了，財主感到有些奇怪，心想：他怎麼會識天時呢？這天晚上，財主把牧童叫到跟前，笑嘻嘻地問：

「你怎麼知道天晴下雨的？」

牧童說：「是猜的。」

財主說：

「告訴我怎麼猜法？老爺賞你一錠大元寶。」

說着將亮光光的元寶托在手上，晃了晃。牧童看也不看，說：

「是我自己估猜的。」

財主見牧童不肯實說，只好另打主意。

第二天，天不亮，財主躲在牛棚外邊，從牆角縫裏偷看牧童的動靜。只見牧童起身後，將席子掀開看了看，又蓋好席子，便牽牛走了。

財主等牧童一出門，便偷偷地鑽進牛棚，將席子翻開一看，原來是一隻活叫蚰子，他趕緊用手一撲，這一撲，才曉得是一幅畫。

他來不及細看，連忙將畫朝懷內一揣，蓋好席子，反手關好牛棚的門。他溜到自己房間裏掏出畫來，左看右看，只見一隻叫蚰子站在豆葉子上，再也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到了晚上，牧童放牛回來了，翻開席子一看，發覺叫蚰子的畫不見了，就「哇」一聲，哭了起來。財主裝者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問道：

「你哭什麼呀？」